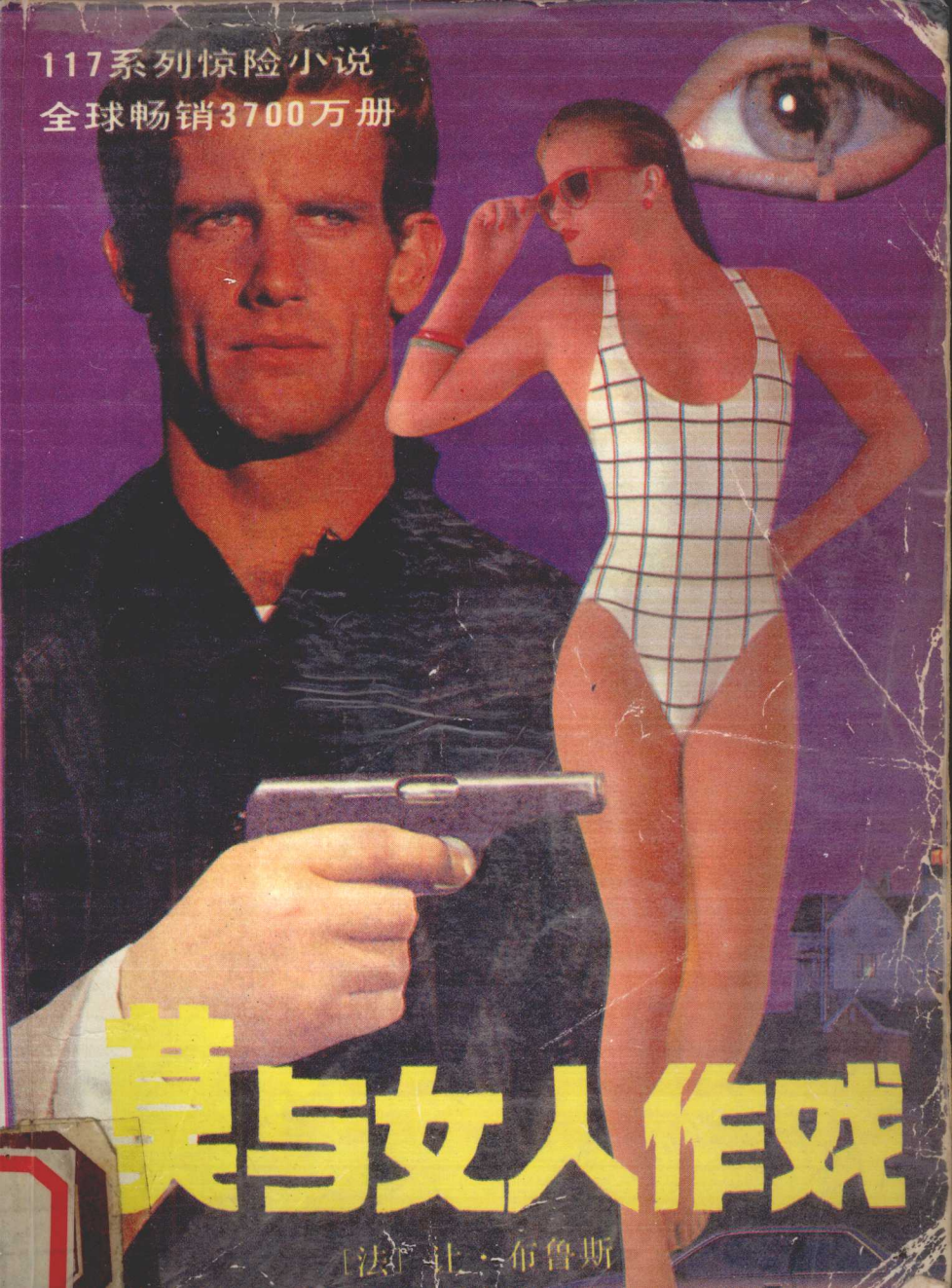


117系列惊险小说
全球畅销3700万册



莫与女人作戏

【法】让·布鲁斯

莫与女人作戏

【法】让·布鲁斯 著
肖 旻 译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莫与女人作戏

[法]让·布鲁斯著 肖昱译

•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新华书店经销

•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插页 230千字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湖南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100000册

•

ISBN7—5059—0725—5

I·485 定价: 2.75元

篇 名

莫与女人作戏

(117系列惊险小说之一)

艳妇不可信

(117系列惊险小说之二)

目录一

莫与女人作戏

- 1 阿纳克勒的电话.....(1)
 - 2 冷箭.....(11)
 - 3 送肉上砧板.....(24)
 - 4 跳舞.....(38)
 - 5 讨厌的警察.....(50)
 - 6 凌厉打击.....(58)
 - 7 又一具死尸.....(66)
-

8	松懈.....	(74)
9	她也遇害了.....	(79)
10	带血的牛排.....	(95)
11	紧急出发.....	(102)
12	未冷的尸体.....	(106)
13	杂乱的房子.....	(114)
14	情欲.....	(119)
15	说得太多的姑娘.....	(125)
16	硬汉与狗.....	(136)
17	绝色姑娘.....	(150)
18	阴森地下室.....	(158)
19	死亡与爱情.....	(164)

目录二

艳妇不可信

- 1 奇特艳遇..... (179)
 - 2 深夜约会..... (199)
 - 3 暗室异客..... (226)
 - 4 码头劫人..... (234)
 - 5 真假夫人..... (248)
 - 6 “虎穴”幽会..... (264)
 - 7 海边女尸..... (279)
 - 8 “重访”旧地..... (293)
 - 9 雕像之谜..... (313)
-

1 阿纳克勒的电话

雅姆·阿纳克勒看了看表。差不多四点了。他算得上准时到的。

他找到布拉希家的门牌，然后按响传达铃。等了好一阵子，门终于吱嘎一声地开了。

雅姆进了门，走进电梯，升到十七层。在一套房间门口再次按响了铃。

里面传来一阵匆匆的脚步声。接着门开了一道缝。里面拴着铁链。一个和谐悦耳的声音轻轻地问道：

“您是谁？”

雅姆·阿纳克勒不自觉地挺起胸脯，回答说：

“雅姆·阿纳克勒，‘巴斯侦探社’的。您一小时前就是给我打的电话。”

“好吧。请进。”

门打开了。雅姆走进了宽敞的前厅。四壁淡雅洁净。

他转过身，望着在他身后关门的妇女，不禁觉得吃惊，便皱了皱眉头。只见她戴着一副墨镜。

“您是布拉希夫人吗？”

她挺直身子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回答说：

“是的，先生。请原谅。我在电话里没有告诉您我……是盲人，我认为没有必要。”

在说“我是盲人”这几个字时，她把优美的嗓音压得低低的，以致雅姆·阿纳克勒这个天生不易动感情的人，也觉得紧缩的喉咙里好象有什么东西在滑上滑下。

“我觉得遗憾。”他说。

她有些勉强地笑了几声，说：

“您不必如此。我也不要别人怜悯。请跟我来，好吗？”

她摸着墙壁，把他领到一间房门大开的客厅。她相当自信地朝一张舒适的皮靠椅走过去，在上面坐下，然后对雅姆说：

“您愿意在我对面坐下吗，阿纳克勒先生？”

雅姆不太自在地听从她的话，在她的对面坐下。他轻轻地咳了几声，然后问道：

“布拉希夫人，我能帮您什么忙呢？”

她猛地抽泣起来。雅姆看见她漂亮的小手在皮椅上抽搐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哽咽着说，“这是件不幸的事情。请让我休息一会儿，镇定过来再告诉您吧。”

“不着急，慢慢来，布拉希夫人！”

他本能地开始端详她。她长得非常美丽，这一点不容置疑。金黄的头发包围着一张清秀白净的面庞。那副墨镜戴在这张脸上显得神秘莫测而撩动人心。

嘴唇丰满，肉感，线条优美。此时，它们正在微微颤抖。一件式样怪异的淡绿色丝质连衣裙裹在身上，把优美的肩部露了出来，使人看得见一对坚挺饱满的乳房的边缘。

“多可惜，这样一个美人儿竟是瞎子！”雅姆心里想道。

涂了红指甲油的指甲停止了抓皮椅面。她使劲吸了一口气，又重新用严肃而诱人的声音说下去：

“阿纳克勒先生，我知道一个私人侦探必须保守职业秘密。然而我首先还是要请您注意我不得不向您吐露的事情的机密性质。要知道事关一个女人的荣誉啊。”

她突然停住话头，接着，又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补充道：

“我的荣誉……”

雅姆·阿纳克勒十分激动，再次清了清嗓子，说：

“布拉希夫人，从现在起，您完全可以相信我，我很谨慎，忠诚……”

她优雅地用鼻子吸了一口气。

“谢谢您，先生。您真是个真正的绅士……事情是这样的……我刚才跟您说了，我是个盲人……”

她停顿了片刻，又接着说：

“两年前，发生了一个事故，我就失明了。我丈夫仍然十分爱我，对我怀有最热烈的爱情。我那时虽然看不见东西，眼前一片黑暗，但仍是一个快乐幸福的妻子。我说‘那时’，是因为现在不是这样了……我如今十分不幸，阿纳克勒先生……”

她弯下身，压住抽泣。雅姆突然看见了她那两只迷人的鼓鼓的乳房。它们没有被束缚，这使它们显示出自然的坚挺。

她又直起身，继续说下去：

“几个月以前，我同丈夫一起去一对朋友夫妇家居住。他

们在乡间有一处漂亮的住宅。除了我们还有一些别的客人。有一晚……我喝得太多了，醉得稀里糊涂，一个宾客，一个无耻又胆大妄为的男人装作我的丈夫，奸污了我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雅姆·阿纳克勒义愤填膺，咬紧牙关，等着下文。年轻女人一脸煞白，断断续续地说下去：

“我根本没有觉察到这点。而且，要是那可恶的人不敲诈我，把这件可怕的事揭穿，我到现在也不会知道。”

雅姆·阿纳克勒听了一惊，猛地问道：

“什么？”

布拉希夫人战栗了好一阵，才肯定道：

“是的。过了几天，在我和丈夫回到纽约后，他给我写了一封信，把这件隐密的事情告诉了我……我冒失地给他回了信，求他忘掉这件事，让我安宁。第二天，他就给这里打了电话。他要求两千美元，作为他沉默的代价……我以为我要疯了。接着，在克服了羞愧和绝望之后，我想最好是抵制他的要求，保全我的幸福，而不能给他的敲诈以可乘之机。要知道这种敲诈可能是没完没了的呀。况且我也没有两千美元，也不可能弄到这笔数目……除非向我丈夫要，但这是不可能的……”

里面的连衣裙稍稍滑开了一点，于是雅姆·阿纳克勒看见了她在罩着褐色丝袜的大腿根部。尽管他责备自己，把自己感到的快乐看作偷窃行为，也不能把目光从那上面移开。另一方面，他也不敢提醒美丽的盲人，她的衣着有失检点。

一条肩带突然移到了鲜润的手臂上，露出了半个沉实而坚挺的乳房……

雅姆·阿纳克勒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。他突然觉得为了帮助这样一个美丽诱人的女人，他可以干任何蠢事。

布拉希夫人稍稍停顿了一下，又开始说道：

“第二天，当这个男人又打电话给我时，我就决定让他见鬼去。可是他又念了我写给他的那封信。在那封信里，我承认了他说的占有了我的那件事……我意识到我完了。我试图拖延时间，可是白费力气。那人最后给了我一个期限，要我付出那两千元，否则，他就要把那封信交给我丈夫……”

雅姆·阿纳克勒猛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眼里射出愤怒的目光。

“您该在什么时候交钱给他？”

“今晚六点，我得去那个可恶家伙的办公室。我有他的地址。他收了我的钱，就把我那封信交还我。”

“您将怎样认出那是您的信，而不是别人的信？”

她拍了拍美丽的肩膀。

“在这方面，我还确实没有什么办法。”

雅姆·阿纳克勒若有所思地擦着下巴，问道：

“那封信是手写的吗？”

她显得惊讶。

“不，当然不是的。我只能用打字机打。”

雅姆举起左手摸摸耳朵，又问道：

“您有钱？”

她做了个十分厌倦的动作，显得沮丧极了。

“没有。”她叹了一口气，说。

雅姆·阿纳克勒盯着少妇袒露的胸部，继续问道：

“您指望我干什么事呢？”

她无意识地朝他弯下身，于是他的目光变得犹豫。

“我想……您也许可以……替我去找那个可恶的家伙，把那

封信要回来?”

雅姆站起身，挺起胸脯，问道：

“他很强壮吗？”

少妇因为困窘而脸红。她说：

“和我丈夫一样胖……不过，也是真的，您还不认识我丈夫呢。”

她站起来，伸出一只手。

“您能不能到我跟前来？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他是否比您壮。”

他也站起来，向前走了两步。她抓住他的肩部，贴近他，慢慢地摸着他的身体。

从美貌的少妇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、醉人的香味。雅姆颤栗着，经受着少妇柔细的手指的抚摸，感到一种心慌意乱的快乐。

少妇摸了很久。当她终于放下他，退后几步时，他几乎坚持不下去了。少妇宣布道：

“您比他壮实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他都听不出自己的声音了，于是用力地清了清嗓子。

“这样吧，”他说，“把他的地址给我。我去那儿……”

雅姆·阿纳克勒驾着汽车缓缓地围着大楼绕圈，想找一处地方停车。最后，他使出绝技，才把汽车开进一块空地里。地方如此狭窄，以致他好不容易才把他那九十公斤的身子挤出来。

他终于来到人行道上，张开嘴，满意地舒出一口长气。

他然后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从口袋里抽出一支揉皱的卷烟，从容不迫地点燃，又看了看表。现在是六点差五分。他将

准时到达。对雅姆来说，准时是必须时时记在心里的事情。至少，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。

当他想到那个坏蛋看见他，雅姆·阿纳克勒，一个九十公斤的大块头出乎意料地走进来，替换了一个瞎眼的可爱女人时会显露的神色，他就露出了得意的微笑。也许那家伙决定再尝尝漂亮的布拉希夫人的滋味。那么，他就会吃苦头的！

电梯把他带到七楼。他迈着果断的步子走进了走廊。在这个时刻，职员们都下班走了。不过那坏家伙告诉夫人他在办公室等候，她只要叫电梯司机领她去就行了……

光线透过门上的毛玻璃射了过来。雅姆在一块擦得锃亮的铜牌上看到了公司的名称。就是这里。

他推开门，从容不迫地走进前厅。里面摆着几把椅子和一张打字台。打字台上放着一架打字机，上面罩着透明的尼龙罩。雅姆继续往里走，推开虚掩着的第二扇门。

在一张蒙着红皮革的宽大的金属写字台后面，坐着一个男人，他正在写什么东西，头也不抬便问道：

“是你吗，朱丽亚？”

雅姆不急不忙地关上门，靠在上面，说：

“朱丽亚不会来。”

他缓慢地说着，但是他强有力的声音好似在神庙里说的渎神话，在房间里震响。那男人猛地抬起眼睛，看见雅姆，阴暗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安的光芒。

“您是谁？您想干什么？”

声音镇定。不过雅姆心想，他镇定不了多久。

“我是谁？这个无关紧要！……至于我想干什么，这很容易猜出来！”

那男人皱了皱眉头，不耐烦地说：

“算了，玩笑开够了！您说吧。”

雅姆觉得进攻的时刻到了。他缓缓地向前走去，摇摆着他那宽阔的肩膀，就象他在银幕上看见的一些硬汉子那样。

“我想要那封信。”他用威胁的口气说，“而且是马上要！”

那人倏地变得一脸煞白，似乎一下就失去了他原有的自信。

“是在口袋里吧！”雅姆心想，把他那巨大的拳头狠狠地往桌上一砸，砸得桌子颤动了许久。

“马上！”雅姆重复道，样子非常凶狠。

那人坐在椅子上直往后移，嘟嘟哝哝地说：

“但……先生，我不认识您呀。我也不清楚您说的是哪封信。完全不清楚！”

雅姆把一根多毛的手指放在宽大的鼻孔下面，发出一声怪异的呼噜，想引起对方惊恐。然后，他绕着桌子走起来。

那人赶忙站起身，准备自卫。他呼吸急促地威胁说：

“不要靠近！这是对您的忠告！”

显然，他并不知道雅姆不爱听这类忠告。雅姆勃然大怒，吼道：

“别说蠢话！”

他一把扯下那人嘴上衔着的烟头，把它扔在地上，用脚跟狠狠地一踩，把它踩碎。接着，他那九十公斤的躯体闪电一般迅捷地开始进攻。

第一拳就把那坏蛋打得碰着了墙。墙又把他象子弹一样弹回来。雅姆迎上去又是一拳。这一击比上一击还要有力。

那人一脚踏在字纸篓里，猛地摔倒在羊毛地毯上。他鼓着两眼盯着雅姆。雅姆一字一顿地重复说：

“那封信！把那封信给我！马上给。不然我要把你劈成两半！”

那人用一只手肘支撑起身子，“啪”地吐出一颗大牙齿，认输了：

“好吧！我把它交给您……”

雅姆·阿纳克勒松了一口气。完事了，这远没有他原先预想的那么困难。要是他打算在美丽的布拉希夫人那儿夸耀自己，那还得添枝加叶才行。不过那也不难，谁都知道雅姆·阿纳克勒有非凡的想象力！

一时间，他的眼前浮现出美丽诱人的布拉希夫人声音发颤地说感谢话的情景。这种短暂的走神差点要了他的命。只见对手抓起一个青铜的掷铁饼者雕像向他扔来。他赶忙低下身子。那雕像从他头顶飞过，砸烂窗玻璃后消失在窗外。

不过十秒钟功夫，雅姆又冲向对方。他朝他的太阳穴狠狠地一击，又抓住他的胳膊，使出柔道的招式，把他从肩头上甩过去，就象甩一件毫无重量的东西似的。

又是一阵碎玻璃响声……

坏蛋的头撞破了窗户左边贴墙放着的书柜玻璃。

要是再往右边一米，那就……

雅姆想到这里，不寒而栗。他难道不能控制自己的力气吗？

坏蛋的身子卡在书柜里，不再动弹。雅姆走过去，他的眼光突然落在一只用蜡封了口的信封上。它放在离坏蛋的脑袋几厘米远的地方。上面贴着一个标签：

“布拉希夫人——物证”

雅姆脸上绽露出微笑。他连忙抓起信，塞进口袋。

接着，他不慌不忙地离开了房间，也不再照管那个坏蛋。

当他回到汽车里时，又发现了一件小小的出乎意料的事。汽车顶篷上开了一个大口子。坏蛋扔的那个青铜雕像正好落在汽车前座，把一瓶威士忌砸破了……